

贝聿铭的『中国自传』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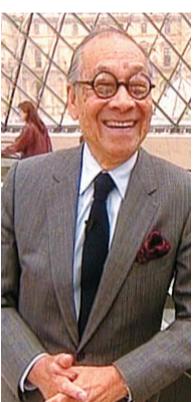
美轮美奂的苏州博物馆新馆

4月26日，是贝聿铭大师100周岁生日。

贝聿铭无疑是全球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，之所以称其伟大，是因为贝聿铭善于从不同的文化土壤里汲取精华，游刃有余地穿越于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。改革开放后，去国外多年的贝聿铭重返故园，设计建造了香山饭店、中国银行总行大厦和苏州博物馆等风格不同的建筑。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艺术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其实这就是贝聿铭的“中国自传”。



贝祖治蒋士云夫妇



晚年贝聿铭



香港中银大厦



中国银行总部大厦



香山饭店

香山饭店

1974年，从哈佛大学毕业28年后，贝聿铭随美国建筑师协会访问中国，重新踏上了故土。

贝聿铭专门去了趟苏州老家，与在苏州的族人见面，面对着“100多位穿着破旧蓝黑衣服的亲戚”，贝聿铭一时间说不出话来，他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。

改革开放后，中国政府邀请贝聿铭为北京设计一座饭店，“在中国留点纪念”。据说当时的设想是在长安街，但贝聿铭拒绝了这个建议，后来他回忆说：“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——从紫禁城墙上往上看，你看到的是屋顶金色的玻璃瓦，再往上就是蓝色的天空，中间一览无余，那就是使紫禁城别具一格的环境。假如你破坏了那种独树一帜、自成一体的感觉，你就摧毁了这件艺术品。我无法想象有一幢高层建筑，像希尔顿饭店俯瞰白金汉宫那样居高临下俯视600年的故宫。”贝聿铭的这番话，让人不禁想起了他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、建筑大师梁思成的建筑理念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。

贝聿铭最后将地址选在了北京西北郊的香山，“那里原先是皇帝的狩猎场，风景如画。是时，刚下过一场小雪，带围墙的园林覆盖着一层薄雪，里面凉亭、宝塔分布得错落有致。他们顶着凛冽的北风，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爬到半山腰的一座凉亭中。从那个角度望去，香山公园俨然一幅画卷。”《贝聿铭传》中这段诗一般的文字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场景，据说贝聿铭看到这个美丽的地方后，没有丝毫的犹豫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们就在那儿建吧。”

贝聿铭年轻时在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做事，由于军阀混战，贝祖治建议将广州分行迁至香港，获得同意。贝祖治在香港白手起家，前后干了整整十年，是中银香港分行真正的奠基人。后来，贝祖治得到宋子文的赏识，先后担任了中国银行总经理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。1940年代末，贝祖治迁居美国，1982年底在纽约去世。

贝祖治一生为中国银行服务几十年，因为这个缘故，贝聿铭心中一直有一个中银情结。

1982年初，当时的中国银行行长到纽约拜访了前辈贝祖治，出于中国式的传统礼节，他提出让贝聿铭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设计一栋新楼，用于外汇及境外投资的管理和运作。当父亲转达了中银的这个想法后，贝聿铭当即应承，这便是香港中银大厦的最初由来。直到今天，中银大厦在高楼林立的香港，依然是最经典的现代建筑之一。

1990年代，贝聿铭又为中国银行设计了总部大楼。工程位于北京明清古城之内，紧邻故宫和中南海，在许多人眼里，贝聿铭接下这个活绝对是冒险之举，因为如何与周围这些重要建筑及自然环境融合是一个大难题，而且在北京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设计建筑，必须面对古与新、传统与现代的尖锐矛盾，这似乎又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坎儿。

对于这段经历，多年后贝聿铭依然记忆犹新：“这座建筑离故宫很近，所以只能把高度控制在北京城市规划的要求之内，故宫周围是不能盖高楼的。可是业主想多盖一些房子，如果弄不好，房子会显得很笨重，办法当然是有的，那就是把里面挖空，做成一个中国的园林，外面用透明的玻璃。这样大家从外面看，里面是空的，建筑就显得轻盈起来。”这个巧妙的构思，带活了整座建筑，而大厦外立面又采用了贝聿铭善用的几何形体设计，既与周边建筑风格大体一致，又超越了传统，被行家誉为经典。

贝聿铭一直相信，他的建筑自己会说话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

其实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在贝聿铭心中一直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，苏州园林的长廊曲径、假山水榭，尤其是建筑屋宇与周边自然景观相辅相成的格局，在他数十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都有迹可循。在今天看来，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，既不同于西方现代建筑样式，也与中国古典建筑模式有别，可以说是现代建筑艺术与中国传统建筑的精心结合之作——这种模式后来被建筑设计界称为“第三种风格”。

当然，也有人说香山饭店是贝聿铭设计生涯中的一处败笔，与周围的环境不太协调，这也属于一家之言。

苏州记忆

在贝聿铭记忆中，苏州是印象最深刻的地方。

贝家是苏州望族，有名的狮子林原来便是贝家的私宅。1928年，贝聿铭随父亲贝祖治从香港回到上海，由于祖父一直住在苏州，所以贝聿铭几乎每年都要回苏州住一段时间，美丽的狮子林里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欢歌笑语——直到晚年，贝聿铭还是把狮子林称作“我的家”。

狮子林这个名字的来历与佛教有关，据说在元代至正元年(1341年)，高僧天如禅师来苏州讲经，弟子“相率出资，买地结屋”，为天如禅师建造禅林。因园内有大片竹林，竹间怪石嶙峋，状如狻猊(狮子)，加上天如禅师得法于浙江天目山狮子岩，所以将这座园子命名为“狮子林”。

苏州园林的创意之美对贝聿铭有着深刻影响，他认为古典园林艺术妙在一个“曲”字，曲径通幽，迂回曲折，欲露先藏，变幻无穷。1935年8月，18岁的贝聿铭在上海登上“柯立芝总统号”邮轮，开始了赴美留学之路。他先入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，随之又来到麻省理工，最后进入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深造。在哈佛大学，贝聿铭有幸遇到了当时欧美建筑界的领军人物、包豪斯学校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，在他的指导下，贝聿铭完成了学业，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，相继设计了肯尼迪总统图书馆、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、法国卢浮宫扩建工程、日本美秀博物馆、德国历史博物馆等驰名世界的经典作品。

在这些作品的构思中，都有贝聿铭童年记忆的影子，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记忆已经融化到他的血液中，与其如影相随且挥之不去，这正如他所说：“我后来才意识到在苏州让我学到了什么。现在想来，应该说那些经验对我后来的设计是有相当影响的，它使我意识到人与自然共存，而不只是自然而已。创意是人类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结晶，这是我从苏州园林中学到的。”

2002年，85岁的贝聿铭设计了极富中国古典审美情趣的苏州博物馆新馆，这也是他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件作品。贝聿铭的儿子、著名建筑师贝礼中对这个设计也有兴趣，但贝聿铭表示：“这个设计要是我做不了，我的儿子更不能做。因为他们的中文已经生疏了，对中国文化不够了解。”

新馆落成后游人如织，游客与其说是来看博物馆展品，不如说是来逛园林的——某种程度上，这座建筑对贝聿铭来说更是一种文化上的叶落归根。

与中国银行的不解之缘

贝聿铭出身于中国近代一个著名的金融世家，当初父辈希望他能子承父业，但他拒绝了——这个拒绝，也许让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，但却成就一位杰出的建筑设计大师。

贝聿铭的祖父贝理泰是晚清时期苏州府学的贡生，由于父亲突然去世，他只好放弃学业，全力打理家里的产业，逐渐成为理财的一把好手。后来贝理泰被地方官揽入幕中，做了一名钱谷师爷。

1915年，贝理泰参与创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，后来担任了苏州分行经理。贝理泰的几个儿子也都进入了金融界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三子贝祖治，也就是贝聿铭的父亲。

贝祖治年轻时在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做事，由于军阀混战，贝祖治建议将广州分行迁至香港，获得同意。贝祖治在香港白手起家，前后干了整整十年，是中银香港分行真正的奠基人。后来，贝祖治得到宋子文的赏识，先后担任了中国银行总经理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。1940年代末，贝祖治迁居美国，1982年底在纽约去世。

贝祖治一生为中国银行服务几十年，因为这个缘故，贝聿铭心中一直有一个中银情结。

1982年初，当时的中国银行行长到纽约拜访了前辈贝祖治，出于中国式的传统礼节，他提出让贝聿铭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设计一栋新楼，用于外汇及境外投资的管理和运作。当父亲转达了中银的这个想法后，贝聿铭当即应承，这便是香港中银大厦的最初由来。直到今天，中银大厦在高楼林立的香港，依然是最经典的现代建筑之一。

1990年代，贝聿铭又为中国银行设计了总部大楼。工程位于北京明清古城之内，紧邻故宫和中南海，在许多人眼里，贝聿铭接下这个活绝对是冒险之举，因为如何与周围这些重要建筑及自然环境融合是一个大难题，而且在北京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设计建筑，必须面对古与新、传统与现代的尖锐矛盾，这似乎又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坎儿。

对于这段经历，多年后贝聿铭依然记忆犹新：“这座建筑离故宫很近，所以只能把高度控制在北京城市规划的要求之内，故宫周围是不能盖高楼的。可是业主想多盖一些房子，如果弄不好，房子会显得很笨重，办法当然是有的，那就是把里面挖空，做成一个中国的园林，外面用透明的玻璃。这样大家从外面看，里面是空的，建筑就显得轻盈起来。”这个巧妙的构思，带活了整座建筑，而大厦外立面又采用了贝聿铭善用的几何形体设计，既与周边建筑风格大体一致，又超越了传统，被行家誉为经典。

贝聿铭一直相信，他的建筑自己会说话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